

大漢寶

孔子二千四百七十七年

夏曆歲次丙寅年拾月初九日

奉張欲任總統歟

〔桐〕論

雄據關外之張作霖。近忽以入京聞。當必有其目的。就電訊所傳。則謂擬任大總統。主持征南討赤軍事。溯夫近年以還。中央政局之背影。恒為武力。凡武力足以壓倒一時者。則元首之位。可以巧取豪奪。還得之。曹段往事。其左證也。今中國以軍力稱雄者。曰張吳孫閻四巨頭。吳自鄂境蹉跌。局促豫中。內有樊匪之騷擾。外有陝西之軍事。勢力殆成弩末。孫氏新近敗挫。五省將亡其一。此後之措。頗難為力。他日即能倖勝。亦已筋疲力竭。至於晉閩。則素無大志。是次之參加討赤。不外在保守原有地盤。而戰後方忙於休養。是則張氏自視勢力歸然。儼同獨尊。武夫頭腦原本簡單。益以部屬人物之慾惠。安有不覬覦太位。思步武曹段。以巧取豪奪得之耶。

然若使奉張果抱此自私目的。則誠自取敗亡而已。試觀歷任元首。若袁之奸雄。徐之誦詐。段之陰鷙。曹之武力。皆或因措施之失宜。或因處之不當。敗亡之禍踵至。張氏於今甘蹈其覆轍。必也內招同仇者之疑忌而疏離。外資赤黨以號召之好題目。叢人民之怨。動天下之兵。其不覆滅者幾希。故為張氏計。應知一己勢力之久存。絕非得天独厚。徒以地利使然。苟欲進而領袖中原。當先膏澤下於民。以起民衆之愛戴。自今赤疫熾烈。固張氏之大敵。亦國家生民前途之隱憂。宜即將北方政局。暫置不問。仍維現狀。爰整其旅。撻伐用張。俾掃平赤黨。為民國建殊勳偉業。則總統職位。正不患民衆之不我屬。而亦可長享令名矣。非然者。急急於自利之私。行見其喪亡之迫於眉睫。

○臨城馬(登瀛)旅開拔事件。前以馬旅缺

乏開拔費。迄未動身。然蘇軍駐於魯地

旅確有南下必要。故余對於馬旅開撥費

。允許由魯撥發。現此款已發交該旅。

此佈

到時再行商討。該

三號下午七點鐘開闢

。此佈

。到時再行商討。該

三號下午七點鐘開闢

。此佈

</div